

卷第五 神仙五

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

王次仲

王次仲者，古之神仙也。當周末戰國之時，合縱連衡之際，居大夏小夏山。以為世之篆文，功多而用寡，難以速就。四海多事，筆繁所先。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。始皇既定天下，以其功利於人，徵之入秦，不至。覆命使召之，敕使者曰：「吾削平六合，一統天下，孰敢不賓者！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，若不起，當殺之，持其首來，以正風俗，無肆其悻悻也。」詔使至山致命，次仲化為大鳥，振翼而飛。使者驚拜曰：「無以覆命，亦恐見殺，惟神人憫之。」鳥徘徊空中，故墮三翻，使者得之以進。始皇素好神仙之道，聞其變化，頗有悔恨。今謂之落翻山，在幽州界，鄉里祠之不絕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墨子

墨子者，名翟，宋人也，仕宋為大夫。外治經典，內修道術，著書十篇，號為墨子。

世多學者，與儒家分途，務尚儉約，頗毀孔子。

有公輸般者，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。墨子聞之，往詣楚。腳壞，裂裳裹足，七日七夜到。見公輸般而說之曰：「子為雲梯以攻宋，宋何罪之有？餘於地而不足於民，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，不可謂智；宋無罪而攻之，不可謂仁；知而不爭，不可謂忠；爭而不得，不可謂強。」公輸般曰：「吾不可以已，言於王矣。」

墨子見王曰：「於今有人，舍其文軒，鄰有一敝輿而欲竊之；舍其錦繡，鄰有短褐而欲竊之；舍其梁肉，鄰有糟糠而欲竊之，此為何若人也？」

王曰：「若然也，必有狂疾。」

翟曰：「楚有雲夢之麋鹿，江漢之魚龜，為天下富，宋無雉兔鮒魚，猶梁肉與糟糠也。楚有杞梓豫章，宋無數丈之木，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。臣聞大王更議攻宋，有與此同。」

王曰：「善哉，然公輸盤已為雲梯，謂必取宋。」於是見公輸般。

墨子解帶為城，以襟為械，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。九變而墨子九拒之，公輸之攻城械盡，而墨子之守有餘也。公輸般曰：「吾知所以攻子矣，吾不言。」墨子曰：「吾知子所以攻我，我亦不言。」

王問其故。

墨子曰：「公輸之意，不過殺臣，謂宋莫能守耳。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，早已操臣守禦之器，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，雖殺臣，不能絕也。」楚乃止，不復攻宋。

墨子年八十有二，乃歎曰：「世事已可知，榮位非常保，將委流俗，以從赤松子游耳。」乃入周狄山，精思道法，想像神仙。於是數聞左右山間，有誦書聲者，墨子臥後，又有人來，以衣覆足。墨子乃伺之，忽見一人，乃起問之曰：「君豈非山嶽之靈氣乎，將度世之神仙乎？願且少留，誨以道要。」

神人曰：「知子有志好道，故來相候。子欲何求？」

墨子曰：「願得長生，與天地相畢耳。」

於是神人授以素書，朱英丸方，道靈教戒，五行變化，凡二十五篇，告墨子曰：「子有仙骨，又聰明，得此便成，不復須師。」墨子拜受合作，遂得其驗，乃撰集其要，以為《五行記》。乃得地仙，隱居以避戰國。

至漢武帝時，遣使者楊遵，束帛加璧，以聘墨子，墨子不出。視其顏色，常如五十許人。週遊五嶽，不止一處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劉政

劉政者，沛人也。高才博物，學無不覽。以為世之榮貴，乃須臾耳，不如學道，可得長生。乃絕進趨之路，求養生之術。勤尋異聞，不遠千里。苟有勝己，雖奴客必師事之。復治墨子五行記，兼服朱英丸，年百八十餘歲，色如童子。能變化隱形，以一人分作百人，百人作千人，千人作萬人。又能隱三軍之眾，使成一叢林木，亦能使成鳥獸；試取他人器物，易置其處，人不知覺。又能種五果，立使華實可食。坐致行廚，飯膳俱數百人。又能吹氣為風，飛砂揚石。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，便欲頽壞；復指之，即還如故。又能化生美女之形，及作水火。又能一日之中，行數千里。能噓水興雲，奮手起霧，聚土成山，刺地成淵。能忽老忽少，乍大乍小，入水不沾，步行水上，召江海中魚鱉蛟龍鼉鼉，即皆登岸。又口吐五色之氣，方廣十里，直上連天，又能躍上。下去地數百丈。後去不知所在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孫博

孫博者，河東人也。有清才，能屬文，著書百餘篇，誦經數十萬言。晚乃好道，治墨子之術。能令草木金石皆為火，光照數里；亦能使身成火，口中吐火，指大樹生草則焦枯，更指還如故。又有人亡奴，藏匿軍中者，捕之不得。博語奴主曰：「吾為卿燒其營舍，奴必走出，卿但諦伺捉之。」於是博以一赤丸子，擲軍門，須臾火起燭天，奴果走出，乃得之。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，火即滅，屋舍百物，如故不損。博每作火有所燒，他人以水灌之，終不可滅，須臾自止之，方止。行水火中不沾灼，亦能使千百人從己蹈之，俱不沾灼，又與人往水上，布席而坐，飲食作樂，使眾人舞於水上。又山間石壁，地上盤石，博入其中，漸見背及兩耳，良久都沒。又能吞刀劍數千枚，及壁中出入，如孔穴也。能引鏡為刀，屈刀為鏡，可積時不改，須博指之，乃復如故。後入林慮山，服神丹而仙去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天門子

天門子者，姓王名綱，尤明補養之道。故其經曰：「陽生立於寅，純木之精；陰生立於申，純金之精。夫以木投金，無往不傷，故陰能疲陽也。陰人所以著脂粉者，法金之白也。是以真人道士，莫不留心注意，精其微妙，審其盛衰，我術清純，彼術自取。」

朱雀，煎我玄武，不死之道也。又陰人之情也，每急於求陽，然而外自收（收原作戕，據明抄本改）抑，不肯請陽者，明金不為木屈也。陽性氣剛躁，志節疏略。至於遊宴，言和氣柔，詞語卑下，明木之畏於金也。」天門子既行此道，年二百八十歲，猶有童子之色。乃服珠體得仙，入玄洲山去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玉子

玉子者，姓韋（明抄本章作章）名震，南郡人也。少好學眾經，周幽王徵之不出。乃歎曰：「人生世間，日失一日，去生轉遠，去死轉近。而但貪富貴，不知養性命，命盡氣絕則死，位為王侯，金玉如山，何益於灰土乎？獨有神仙度世，可以無窮耳。乃師長桑子，具受眾術。乃別造一家之法，著道書百餘篇。其術以務魁為主，而精於五行之意，演其微妙，以養性治病，消災散禍。能起飄風，發屋折木，作雷雨雲霧。能以木瓦石為六畜龍虎立成，能分形為百千人。能涉江海。含水噴之，皆成珠玉，亦不變。或時閉氣不息，舉之不起，推之不動，屈之不曲，伸之不直，或百日數十日乃起。每與子弟行，各丸泥為馬與之，皆令閉目，須臾成大馬，乘之日行千里。又能吐氣五色，起數丈，見飛鳥過，指之即墮。臨淵投符，召魚鱉之屬，悉來上岸。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，亦不能久也。其務魁時，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，噓之，水上立有赤光，輝輝起一丈。以此水治病，病在內飲之，在外者洗之，皆立愈。後入崆峒山合丹，白日昇天而去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茅濛

茅濛，字初成，咸陽南關人也，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。濛性慈憫，好行陰德，廉靜博學。逆睹周室將衰，不求進於諸侯。常歎人生若電流，出處宜及其時。於是師北郭鬼谷先生，受長生之術，神丹之方。後入華山，靜齋絕塵，修道合藥，乘龍駕雲，白日昇天。先是其邑歌謠曰：「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駕龍上升入太清。時下玄洲戲赤城，繼世而往在我盈。帝若學之臘嘉平。」秦始皇聞之，因改臘為「嘉平」。（出《洞仙傳》）

沈羲

沈羲者，吳郡人，學道於蜀中。但能消災治病，救濟百姓，不知服食藥物。功德感天，天神識之。羲與妻賈共載，詣子婦卓孔寧家還，逢白鹿車一乘，青龍車一乘，白虎車一乘，從者皆數十騎，皆朱衣，仗矛帶劍，輝赫滿道。問羲曰：「君是沈羲否？」羲愕然，不知何等，答曰：「是也。何為問之？」騎人曰：「羲有功於民，心不忘道，自少小以來，履行無過。壽命不長，年壽將盡。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。侍郎薄延之，乘白鹿車是也；度世君司馬生，青龍車是也；迎使者徐福，白虎車是也。」須臾，有三仙人，羽衣持節，以白玉簡、青玉介丹玉字，授羲，羲不能識。遂載羲昇天。昇天之時，道間鋤耘人皆共見，不知何等。斯須大霧，霧解，失其所在，但見羲所乘車牛，在田食苗。或有識是羲車牛，以語羲家。弟子恐是邪鬼，將羲藏山谷間，乃分佈於百里之內，求之不得。四百餘年，忽還鄉里，推求得數世孫，名懷喜。懷喜告曰：「聞先人說，家有先人仙去，久不歸也。」留數十日，說初上天時，雲不得見帝，但見老君東向而坐。左右敕羲不得謝，但默坐而已。宮殿鬱鬱如雲氣，五色玄黃，不可名狀。侍者數百人，多女少男。庭中有珠玉之樹，眾芝叢生，龍虎成群，遊戲其間，聞瑯瑯如銅鐵之聲，不知何等。四壁熠熠，有符書著之。老君身形略長一丈，披髮白衣，身體有光耀。須臾，數玉女持金按玉杯，來賜羲曰：「此是神丹，飲者不死。夫妻各一杯，壽萬歲。」乃告言：飲服畢，拜而勿謝。服藥後，賜棗二枚，大如雞子，脯五寸，遺羲曰：「暫還人間，治百姓疾病。如欲上來，書此符，懸之棹稍，吾當迎汝。」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。羲奄忽如寐，已在地上。多得其符驗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陳安世

陳安世，京兆人也，為權叔本家傭賃。稟性慈仁，行見禽獸，常下道避之，不欲驚之，不踐生蟲，未嘗殺物。年十三四，叔本好道思神，有二仙人，托為書生，從叔本游，以觀試之。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，久而意轉怠。叔本在內，方作美食，而二仙復來詣門，問安世曰：「叔本在否？」答曰：「在耳。」入白叔本，叔本即欲出，其婦引還而止曰：「餓書生輩，復欲來飽腹耳。」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：「言不在。」二人曰：「前者雲在，旋言不在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大家君教我云耳。」二人善其誠實，乃謂「叔本勤苦有年，今適值我二人，而乃懈怠，是其不遇，兒成而敗。」乃問安世曰：「汝好遊戲耶？」答曰：「不好也。」又曰：「汝好道乎？」答曰：「好，而無由知之。」二人曰：「汝審好道，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。」安世承言，早往期處，到日西，不見一人，乃起欲去，曰：「書生定欺我耳。」二人已在其側，呼曰：「安世汝來何晚也？」答曰：「早來，但不見君耳。」二人曰：「吾端坐在汝邊耳。」頻三期之，而安世輒早至。知可教，乃以藥二丸與安世，誡之曰：「汝歸，勿復飲食，別止於一處。」安世承誡，二人常來往其處。叔本怪之曰：「安世處空室，何得有人語？」往輒不見。叔本曰：「向聞多人語聲，今不見一人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我獨語耳。」叔本見安世不復食，但飲水，止息別位，疑非常人，自知失賢，乃歎曰：「夫道尊德貴，不在年齒。父母生我，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。先聞道者，即為師矣。」乃執弟子之禮，朝夕拜事之，為之灑掃。安世道成。白日昇天。臨去，遂以要道術授叔本，叔本後亦仙去矣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